

沈阳戏剧丛书(三)

相声小品百篇

良大元纪



序

崔凯

朋友：当您翻开这本作品集，看到了我写在这里叫做“序”的玩艺儿，最好的办法是您受累再多翻两页，直接欣赏集子中的作品，免得被我这些多余的文字影响了情绪，浪费了时间，我还得向您说：“对不起！”

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纪元、大良这两位老师级的同行，他们出此集非约我作序不可。既让余诚惶诚恐，又不知所措。面对着二位百篇相声、小品佳作，我毫无轻松之感，只有包袱沉沉，压得我受命以来寝食不安。不为别的，只为我这两位专以炮制“包袱”，播撒欢笑的忘年之交，几十年笔耕生涯，蒸膏煮血，苦心经营，直到今天，鬓生华发，即将离鞍解甲之年，才合出了这样一本作品集，可谓满纸辛酸泪，字字都是血。我实在没有勇气向他们表示祝贺，又不敢随意挥洒笔墨，评点文章。他们既不需要我的褒奖，我又没资格批评，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这篇序实难作好。

应该说，我对这本集子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了如指掌，尤其像《假大空》、《要账》、《千方百计》、《临死之前》等代表中国相声一个历史阶段创作水平的佳作，早已在我的脑海中存盘，而且在我创作灵感匮乏时，还经常调用和搜录过其中的信息，他们这些作品中所特有的喜剧符号，曾给过我许多的揭示和帮助。我相信曲艺界的许多中青年作者都会与我有同感，或多或少的从这些优秀作品中得到过某种启示和借鉴。为此，我要感谢他们功不可没的劳动，感谢他们对辽宁乃至全国曲艺事业的奉献！

让时间认回到80年代初，定格在北京全国曲艺创作学习班上。那是我和纪元先生最初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记得当时，侯宝林、高元钧等大师都到会上为我们做创作辅导。来自全国的曲艺作

者代表，群情振奋，争先发言，或畅谈创作体会，或表态要为繁荣新时期的曲艺创作贡献力量。唯独纪元先生的发言嗓门儿高而调子低，与会议气氛不大谐调，他指出：繁荣曲艺关键在于创作，不重视培养作者，不尊重作者的劳动，曲艺迟早要走下坡路。某些假行家对相声作品创作的横加干涉和相声演员不尊重作者，随意删改作品，强行在作品上属名的现象，乃相声艺术发展的不祥之兆……他的这番话显然当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现实不幸被他言中。如今，全国的专业相声作者已经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要找好作品犹如河中淘金。尽管诸多真假行家不断为相声号脉开方子，至今仍不见起色。究其根本，还是纪元先生当年所说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通过这件小事，我看到纪元先生直来直去的性格侧面，更了解了他执迷于曲艺事业的强烈责任感。而在艺术实践中，他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在文艺创作最艰难的一条道上无怨无悔的向前走着。（老舍先生认为，相声艺术是最难驾驭的一种形式，相声创作是最艰难的劳动。）我佩服他的执著，但也确搞不明白他吃错了什么药，按他的才华和功力，写一些换饭吃、换钱花的通俗小说、电视剧之类的东西，肯定不费吹灰之力，可他就认准了一棵树并给自己系了一个结实的绳套，给金链子也不换。腻腻歪歪地写相声、写小品，直写到家一堆积获奖证书，什么国家级的、省级的、市级的应有尽有，只是没有高档家具，没有时髦电器，大概也没有多少存款，用当代人的眼光看此人，可敬而不可学矣！

与大良先生接触的不算多，对他的个性我说不出许多，但在艺术人格方面我认为他与纪元先生有诸多共性，也有不同之处。记得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他创作的相声《红旗绿灯》和《杀猴》引起了很大争议，这类矛头直向腐败现象的作品，总不如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好通过。《红旗绿灯》借一台红旗牌轿车横行于市，畅通无阻的喜剧事件，深刻揭示了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给社会造成的经久难医的痼疾；《杀猴》则采用了近乎荒诞的手法，通过马戏团里一只恃无恐的猴子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辛辣地讽刺

了现实生活中某一阶层人物的丑行。应该说，这两篇作品的思想内涵是极其深刻的，在发挥相声的讽刺功能和使用包袱的技巧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类作品的问世，肯定不会一路“绿灯”。在讨论中，大良先生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说：反腐败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也是人心所向，文艺创作要干预生活好像也没有错，回避现实只能使我们的相声创作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走向绝路。作家的这种社会责任感，难能可贵。对比当代文坛，许多作家极力逃避现实，远离社会生活，千呼万唤不回来。宁愿去戏说古人扯咸淡，也绝不与政治对话的创作倾向，大良这样的作家是否有点憨的可爱呢？！

纪元、大良两位作家对相声、小品等喜剧艺术形式的把握和技巧运用，真可谓驾轻就熟，挥洒自如，他们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在选材、结构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颇见功力。在表现手法上，好像纪元先生比较老辣，往往从人们司空见惯的小事儿引进，巧妙深入，主题埋藏的较深，尽量让人们没有直接发现伤害的情况下，接受揶揄。大良则更刁钻，无论他的《杀猴》、《自食其果》，还是《别扭话》，切入点都出其不意，善用假借、虚拟、荒诞等喜剧手法，有些作品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值得指出的是，纪元、大良二位作家长期合作，相视莫逆，作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创作上的一种合力现象，这一点在曲艺界是极为鲜见的，也是值得我们素有小生产习惯善于单打独斗的曲艺人效仿和学习的。

长于为人作序的大方之家，往往能够全面准确地介绍作家的人品、作品，画龙点睛地指出作品的风格特色。我则笔力不歹，又有顾虑，对两位作家的评介，一旦写不出“子母喂”而呈现出“一头沉”之态岂不得罪了一位。平分秋分、不偏不倚当然很难做到。好在我不是什么权威人物，凭着自己的感性认识说长论短，构不成任何结论。读者诸君，可凭着对他们作品的了解，见仁见智，各取所好。

相声、小品创作都是慢功夫，任何高手也难以天天出精品。此

集中收入的虽然不是两位作家的全部作品，当然也并非篇篇全是精品，但是就一个历史阶段而言，他们的许多作品可以称得上是我们东北地区以至全国相声创作的制高点，特别是经过杨振华、金炳昶、王志涛、陈连仲、姜昆、高英培、范振钰、李金斗等省内外相声表演艺术家表演的优秀作品，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应该载入中国曲艺史的史册。

大凡曲艺作家，精神都不大正常。明知“天下文章不值钱”，还要死乞白赖地去写；明知出作品集无利可图，还是不能不出。从繁荣曲艺创作的角度来说，像纪元、大良这样“精神不大正常”的作家太少、太少，在全国曲艺界也属凤毛麟角。我衷心希望二位先生继续发扬这种“不正常”精神，笔耕不辍，多出精品，奉献给人民，奉献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目 录

序.....崔凯 (1)

相 声

千方百计.....	纪元	大良 (1)
冻享其成.....	纪元	大良 (10)
多此一举.....	纪元	大良 (15)
油阿鼠.....	纪元	大良 (21)
乘虚而入.....	纪元	大良 (28)
罪有应得.....	纪元	大良 (35)
连遭三险.....	纪元	大良 (40)
50 年之后.....	纪元	大良 (48)
谁嫁谁.....	纪元	大良 (55)
奇缘报.....	纪元	大良 (69)
老 开.....	纪元	大良 (77)
扬眉吐气.....	纪元	大良 (82)
钉子户.....	纪元	大良 (89)
如此发财.....	纪元	大良 (97)
临死之前.....	大良	纪元 (108)
百听不厌.....	大良	纪元 (118)
我爷爷.....	大良	纪元 (125)
别扭话.....	大良	纪元 (133)
老祖先.....	大良	纪元 (136)
话 癆.....	大良	纪元 (141)

拉皮儿	大良	纪元 (146)
争 光	大良	纪元 (147)
要 账		纪元 (159)
假大空		纪元 (169)
王大镬忆苦		纪元 (178)
胳膊箍		纪元 (185)
接妈妈		纪元 (193)
宰人秤		纪元 (201)
古迹新编		纪元 (208)
各有所短		纪元 (215)
钱迷心窍		纪元 (220)
胡同里的故事		纪元 (229)
自讨苦吃		纪元 (235)
离 婚		纪元 (242)
说“一”		纪元 (251)
比		纪元 (257)
无声有情		纪元 (262)
徒 弟		纪元 (269)
钱烧的		纪元 (277)
做广告		纪元 (282)
父与女		纪元 (287)
对地名		纪元 (293)
八字吉祥		纪元 (296)
打 赌		纪元 (299)
产房外		纪元 (301)
苦笑录		纪元 (315)
杀 猴		大良 (328)
重要因素		大良 (338)
乐在其中		大良 (346)

少林迷求师	大良 (355)
自食其果	大良 (359)
麻坛伴侣	大良 (369)
四邻不安	大良 (375)
邪不压正	大良 (379)
满债而归	大良 (384)
闪光的角落	大良 (389)
老抠	大良 (397)
早知今日	大良 (402)
“红旗”绿灯	大良 (408)
鸟语花香	大良 (419)
三连“灌”	大良 (426)
“歌迷”之家	大良 (429)
学汉语	大良 (431)
一鸣惊人	大良 (435)
起 名	大良 (437)
爱子病	大良 (439)
百年大计	大良 (447)
除夕之夜	大良 (454)
划 拳	大良 (458)
谈歌论舞	大良 (462)
复 苏	大良 (467)
堵鼻子	大良 (477)
病从口出	大良 (482)

小 品

接孩子	纪元 大良 (489)
龙虎斗	纪元 大良 (495)

马路当间儿	纪元 (500)
BP 声声	纪元 (507)
卖 鞋	纪元 (512)
情系故里	纪元 (518)
爹·妈·钱	纪元 (523)
主任·所长·小偷	纪元 (534)
瞧这一屋子	纪元 (542)
软硬不吃	纪元 (550)
合家发	纪元 (558)
马寡妇办厂	纪元 (566)
包府轶事	纪元 (573)
怨 谁	纪元 (580)
看球前奏曲	纪元 (589)
梦红楼游记	纪元 (595)
我们的大二环	纪元 (601)
开业不吉	纪元 (610)
酒店里	纪元 (620)
黄昏时刻	纪元 (628)
开会之前	纪元 (637)
铡美新案	纪元 (645)
大点儿就好啦	大良 (650)
希望明天更美好	大良 (657)
枪 口	大良 (662)
送“祸”上门	大良 (667)
一字之差	大良 (673)
后记	(678)

相 声

千 方 百 计

纪元 大良

乙 这个节目叫《千方百计》，说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种人……

甲 大家注意了，听领导讲讲是哪么一种人？

乙 这种人哪……

甲 静一静行不行啊？带BP机的都关了！那人别拍照，谁批准你了？打毛衣的，收起来。别吵吵了！怎么还吵吵呢？谁吵吵呢？

乙 就你吵吵哪！你太能扎乎了，这是毛病。

甲 对对，领导批评的对，您一针见血指出了我的缺点和毛病，我一定牢牢记住您的谆谆教导。

乙 谆谆啊？那字念“zhūn”，谆谆教导。

甲 哟，念“zhūn”哪，要不是领导及时指出我的错别字，我还不定谆谆多少年呢。

乙 我都多余告诉你，让你慢慢谆谆去！

甲 您作为一名领导哪能那么不是东西呢？

乙 这是怎么讲话？告诉你，我不是领导。

甲 哪能呢？冲您这肚子，官小不了。

乙 是不是领导不在这肚子上。

甲 冲您这长相，您家里人肯定个个呱呱叫。

乙 我们家全是鸭子。

甲 就您那儿子，长得多像您呀。

乙 我儿子可不像我。

甲 像您。

乙 不像。

甲 不像您像谁？

乙 像……

甲 这事可不能含糊啊！您说是谁，我找他玩命去！

乙 什么事就玩命啊？

甲 您儿子像谁？

乙 像他妈。

甲 那就算了。

乙 瞧这阵子你扎乎的。

甲 我这是对领导的关心。

乙 不是告诉你了嘛，我不是领导。

甲 您这不是正给大伙做指示呢么？

乙 我是演员，在这表演相声呢。

甲 说相声的呀！

乙 可不嘛。

甲 那我和你废这么多话干什么呀！

乙 合着你就给领导溜须拍马！

甲 当然了，你没听这么句话？叫“一有钱二有权，干什么事情都不难”。要想有钱就得有权，要是有权准能有钱。

乙 那叫钱权交易。

甲 唉，当初为了这个权，我厚着脸皮挨了多少大累呀！

乙 怎么还厚着脸皮呀？

甲 人家八点上班，我六点就到了。

乙 干嘛那么早啊？

甲 扫院子，扫厕所，打扫卫生呀。六点扫院子，七点扫男厕所，七点半扫女厕所，七点五十分扫总经理办公室。

乙 干嘛这么安排时间呢？

甲 总经理八点准时进办公室。

乙 好嘛，干活就是为给领导看哪！

甲 活不能白干。

乙 你可不怎么样。

甲 特别是打扫女厕所，那影响才大呢。我在里面一呆，她们谁也不敢进来。

乙 人家没有反映嘛？

甲 说什么的都有，那天老李太太在外面还喊上了。

乙 喊什么？

甲 “×××你缺大德的呀，快出来吧！我这坚持不住了。”

乙 人家那是骂你呢！

甲 想进步就不怕冷嘲热讽，我就是要在骂声中成长。

乙 这脸皮可够厚的。

甲 七点五十分我拿着痰筒从办公室一出来，正碰上任总了。

乙 人种？

甲 我们总经理姓任，大伙都叫他“任总”。

乙 这么个任总啊！

甲 任总拍拍我的肩膀：“××呀，要注意身体啊。”“任总，这是我应该做的。”

乙 真会说话。

甲 “任总，把你的磁化杯给我。”

乙 干吗呀？

甲 “我刷痰筒时一块给刷了。”

乙 像话吗！

甲 就我这么干，愣有人看不上。

乙 我就看不上，见着领导又溜又舔的。

甲 我可不是光对领导这态度，工具室的老刘头不是领导，我对他也是这个样。他有病住院，我护理了半个多月，够意思不？

乙 老刘头是什么人？

甲 人家可是老资格了。

乙 老红军？
甲 老。
乙 老干部？
甲 老。
乙 老军属？
甲 老。
乙 那是老什么？
甲 老丈人。
乙 闹了半天是你老丈人哪！
甲 我的老丈人我能对他这样吗？
乙 那是谁的老丈人哪？
甲 任总的老丈人哪，老爷子躺在床上，我是端屎端尿耐心护理，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买什么，有一天想吃烧驴尾……
乙 吃烧驴尾巴？哪有卖的呀？
甲 跑遍了全市也没买着，我是又急又恨哪。
乙 你恨什么？
甲 我怎么就没长个驴尾巴呢？
乙 那还是人吗！哎，你们任总怎么不来护理呢？
甲 要在这来着，让我给撵回去了。
乙 你怎么说的？
甲 “任总，您回去吧，您工作多忙呀，肩负重任，日理万机，分分秒秒对您来说都是宝贵的。您在这耽误一分钟都会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抓生产您一分钟不在，咱们公司就会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抓管理您一分钟不在，就许出多起重大事故。抓计划生育您一分钟不在，那帮娘们儿止不定能养活多少呢。”
乙 这都什么话呀！
甲 领导想听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
乙 你说什么了？
甲 “任总，老张老李他们昨天议论您批条子吃回扣的事呢。”

乙 看起来这任总经济上有问题。

甲 “任总，小陈小王说你用公款出国旅游上泰国逛妓院了呢。”

乙 违犯党纪国法。

甲 “任总……”

乙 怎么不说了？

甲 在单位谈不方便，我上任总家谈去。

乙 能空手去吗？

甲 不空手也不算送礼，也就今天几条烟，明天几瓶酒，后天拎俩王八。

乙 他就敢收？

甲 这有什么呀？求他办事的红包里装的都是现金。

乙 那叫受贿。

甲 任总那天还夸我呢。

乙 怎么夸的？

甲 “××呀，你这个王八很有味道呀！”

乙 就这么夸的呀！

甲 “这是我应该做的。”

乙 哎呀，我看你应该做的不少哇。

甲 对呀，就拿上个月来说吧，我花八千多块买了台彩电，晚上我就给任总搬家去了：“任总，这是我托人从国外捎回来的，才，才三百多块……”

乙 三百多块？

甲 匀给你了。

乙 怎么不留着自己家看哪？

甲 “我们家看黑白的和彩色的差不多。”

乙 怎么呢？

甲 “我们家全是色盲。”

乙 你亏心不！

甲 别看我搭了几千块钱，可我和任总的关系更密切了。

乙 那能不近吗？

甲 特别是打上麻将，我们无话不谈。

乙 噢，这任总还会打麻将？

甲 老打，打八圈就赢个七千八千的。

乙 那叫变相受贿。

甲 对对对，各种打法都会。

乙 看起来你常陪着打。

甲 我陪着干嘛呀？

乙 那谁陪着？

甲 我老婆呀。

乙 嘿，溜须拍马把老婆都搭上了！

甲 只要我老婆往牌桌上一坐，我们任总立刻喜笑颜开，洗牌的时候吧，还直摸我老婆的手呢。

乙 这你还美哪！

甲 “这是我应该做的。”

乙 你还要脸不？

甲 甭管要不要脸，任总把我重用了。

乙 怎么重用的？

甲 调我到公关部临时负责。

乙 才临时负责呀。

甲 那也有权哪。我利用招聘人才的机会把任总的老丈母娘给聘来了。

乙 多大岁数？

甲 78。

乙 78岁老太太来干什么？

甲 当公关小姐……

乙 啊？

甲 顾问。

乙 这是什么角色呀？

甲 也就是挂个名，领工资拿奖金，每月对付个三千两千的。

乙 那还少啊！

甲 任总高兴了，那天又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做点有影响的事，然后提我当销售公司经理。

乙 你这个马屁拍到正地方了。

甲 做点什么有影响的事呢？那天我正在冥思苦想的时候，机会来了，好，好，太好了。

乙 什么好哇？

甲 我们的办公大楼着火喽！

乙 着火你还叫好哇？

甲 我赶紧拿起脸盆往外就跑。

乙 着火怎么往外头跑啊？

甲 我一边敲脸盆一边大喊：“同志们，大火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大家往上冲啊……”

乙 叫别人冲，你呢？

甲 正喊来劲的时候，也不谁打后边“当”，就是一脚，当时就把我给踹趴下了。

乙 晕过去了？

甲 他们说什么都知道。

乙 装的呀！

甲 后来的几个人以为我救火受伤了哪，把我扶起来：“同志，醒醒，醒醒。”

乙 睁开眼睛吧。

甲 “水，水……”

乙 要喝水。

甲 “矿泉水。”

乙 矿泉水？

甲 有个卖矿泉水的当时就给打开一瓶。

乙 搭进去好几块。

甲 “大家不要管我，同志们怎么样了？”

乙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甲 “大家不要问我，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乙 为什么？

甲 “因为我×××做好事从来都不留名的。”

乙 还不留名哪！

甲 唉！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任总提拔我当销售公司经理的时候，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

乙 什么不幸消息？

甲 任总因为腐化堕落、贪污受贿，被开除出党籍逮捕法办了。

乙 他是罪有应得，这回你怎么办？

甲 好办，新来的领导一到，我马上找他去。

乙 干什么呀？

甲 “您就是新来的×总吧？”

乙 怎么的？

甲 “您来的太好了，太及时了，我是天天盼夜夜想，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啊！”

乙 要唱啊！

甲 “今天，终于把您盼来了。×总，我要把我肚子里的苦水向您老人家吐一吐哇！”

乙 你说吧。

甲 “被抓走的那个任总可把我给坑苦了——您来根烟。”

乙 我不来。

甲 “我是满腔怒火一肚子恨哪——我给您点着得了。”

乙 不用。

甲 “那个任总纯粹是个坏种，他做的那些事都是些损人利己的事，他用的那些人都些能溜善舔的人。”

乙 你不就是一个吗？

甲 “我是一个？×总，我可是一个受害者呀！”